

法國革命史

著 斯 洛 布 · 廉 威

譯 譚 望 孫

下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版 權 所 有

法 國 革 命 史

中 華 民 國 十 八 年 九 月 出 版

著 者	威 廉 · 布 洛 斯
譯 者	孫 望 濤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五 馬 路 棋 盤 街 四 百 亞 東 圖 書 館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定 價	一 元 八 角

第六篇 執政內閣

在法蘭西革命第一期中所流行的理想此時差不多完全消滅；法蘭西的有產階級只希望安甯，財產和享樂，無產階級只希望減輕痛苦。人們高唱平等與博愛的時代已經完全過去；政府現在所要對付的還只剩着實力派。在反動的國民會議所遺下的法蘭西國內起來擔負政府的責任，頗要一點勇氣。一切情形都十分糟糕。軍隊很困苦，將軍們自己常是領不到薪水；欺騙的採辦大發橫財，而擁護共和國家者毫無所得。有一批獵官的人擁入炎月黨國民會議的政府中；這個政府變成一個龐大的官僚機關，但牠並沒有辦好什麼事。教育，司法和交通都弄得一

塌糊塗，因為經過恐怖時代斯巴達式的嚴格主義以後，接着就是一種超過雅典式的疏忽出現。當恐怖時代，因環境的壓迫和黨派爭鬥的劇烈，固然沒有什麼組織，但至少基本原則是樹立起來了。到現在一切都表現墮落與紛亂的情形。

新政府對於國民會議規定自選三分之二代表的法令實具有感謝的理由，因為此等法令倘若不能在兩院中保證一種大多數議席，必定弄出糾紛，而其結果如何，殊難逆料。新選舉全歸王黨勝利，兩院倘若完全是重新選舉，也許可以用一種議會的方式來恢復君主政體。當這個沒有金錢，沒有信仰的新政府移入指定給牠的盧森堡宮時，牠的痛苦的情形在外表的狀況中也表現出來了。宮中的器具全被搬去，直至守備官借一張桌腳搖動的桌子和五把破爛的椅子給牠，才能夠開始辦公。各個執政幸而帶着紙筆墨，以備應用。執政內閣在第一次會議中草就牠對於兩院的報告，並且選出牠自己的總長。

巴痕黑雖沒有什麼政治的或軍事的才能，但他似乎是這個政府中最有勢力的人。他出身于小貴族，服過軍役，並親身經歷過東印度與美洲的戰陣。他是第一屆國民制憲會議和最近的國民會議的代表。他自認爲丹塘派，但他在一七九三年仍與佛黑霍擔負重懲托郎的任務。他在炎月九日和葡萄月十三日所表現的成績我們是知道的。他具有從事陰謀詭計的才能並度一種轟轟烈烈的生活；他是一個腐敗而不道德的人，優美的生活是他的第一樁要緊的事，他可以表現一種偽善，欺騙一切人，並出賣一切人。他的主要職責爲內務，在革命中崛起的有產階級要在驕奢淫佚之中享樂牠的勝利，巴痕黑正是這個階級適當的代表。拿破崙稱巴氏及其徒衆爲腐化分子，可說是頗中肯綮。

卡洛特在執政中是一個具有民主主義意志的唯一人物，他的爲人謹嚴，品行高潔，與巴痕黑恰成一個對照。卡氏對於執政政府負責任的共同行動，沒有參加。

他的職責差不多只在軍事方面，他的主要注意點就在保守法蘭西的邊界。列都勒是與卡洛特聯絡一氣的，他所負的責任爲海軍與殖民地的事務。反之，黑伯爾，拉黑威爾、列博和巴痕黑爲一派，他們構成一個很堅固的多數派。黑伯爾是亞爾薩斯的一個律師，當恐怖時代他默不作聲，後來在國民會議中表現爲一個極力陷害雅各賓派的人。他在外表上現出十分驕傲而堅決，他的爲人甚貪婪，並且可以被收買。但他具有才能和見識，他在紛亂的情形中管理司法與財政頗有條理。拉黑威爾、列博曾因屬於隙風黨而被通緝，他此時所擔任的職務爲教育、科學和藝術。他利用政府的權力來實現他的不幸的理想，就是他要對照着那流行于新興的有產階級中的粗笨的唯物論而建設一種新宗教。他建設一種所謂神人同愛論（*Theophilanthropie*）他將此說的信徒送入十個教區的教堂中。這種宗教是溫和的；他要將對上帝和人類的愛作爲一種普遍的基礎，他的信徒相信靈魂的

不死。神人同愛論引起許多嘲笑的議論，牠的發起者因形貌不揚，遂變成法蘭西的嘲笑的焦點。統治全國的新政府是創造出來了。牠推行新憲法，馬上就侵犯了規定三分之二代表的法令；不過沒有這樣的侵犯，新憲法簡直不能存在。在這種侵犯裏面隱藏着許多危險的衝突，而此等衝突又引起侵犯憲法的行動，並且引起執政政府的傾覆。

民主派和王黨都是仇視執政的內閣的。但這兩黨在一七九五年都被國民會議用武力壓倒並解除武裝了；牠們在巴黎不能再作街市的戰爭，因為羣衆不復能再被驅策去從事爭鬥。於是叛亂的時代轉變爲陰謀詭計的時代，一般決絕的黨派領袖一旦缺乏公開爭鬥的力量，總是闖入這一途。人民一聲不響地忍受他們的困苦，並習以爲常，當這個時候，他們的困苦恰恰又開始達到極大的限度。他們坐觀各黨派的爭鬥，不肯作左右袒。他們還只剩着一種信條，就是沒有希望。

一 財政的困難

各執政當受任之始在國家的行政上雖弄出一點頭緒，但財政的困難始終是各種弊端不竭的泉源。自國家依照鈔票的市價接受鈔票以後，密哈博曾經擔心的國家破產真正出現了。國家從前接收鈔票還是百分之二十，現在接收的更較此低得多。人們因以百分之二十的市價接收鈔票所受的損失，無從彌補。這種國家破產的損耗是由一般國民在損失的形態中分擔的，而此等損失又是因鈔票不斷地跌價逐漸增加的。

執行內閣因為經費困難，即對富人實行強迫借債。這種債額應為六萬萬佛郎，並應實收現金，或依照每日的市價接收鈔票。此時的鈔票的市價還只等於票面價值百分之一。當局的強迫借債本擬只施之于一般納稅最高的人。兩院對

于強迫借貸予以批准，不過這種方法沒有獲得預期的結果。這樣的方法倘若成功，也未嘗不可以解除執政內閣目前的困難。但大家可以想像得到，一般身當其衝的富人必定盡力反抗，而在屢經風波的法蘭西國內，大部分的現金不是隱藏着就是運出國外去了。並且在家產的評價中已經遇着無窮的困難，所以這全部方法不能不視為十分拙劣。現在開源的辦法只有增發紙幣的一途。政府發出巨額的紙幣流行市面，至于數目到底有多少，簡直不知道。有人說紙幣額為四十億，此說大概正確可靠。

政府因受了財政困難的壓迫，不得不取種種最絕望的手段。牠有一次決定，官吏履行職務，不支薪俸；旋又宣言官吏的機關太大，在短時期內應裁去一萬二十人。國家機關連帶許多無用的官辦和部員，實在是一種重大的擔負。執政內閣在報紙中和各種新組織的俱樂部中見着許多攻擊王黨因為財政困難攻擊牠，其

和派因爲部員被裁攻擊牠，同時民主派也因爲這兩種理由攻擊牠。牠很受輿論的斥責，關於沒收亡命者財產的問題，又遭一種議會的失敗。從前本有一種宣告凡亡命者被宣告死刑時，他們的財產即不歸他們的子女，而爲共和國所有。這種法令從沒有實行過；當局現在提議此法令應發生效力，並由五百人院通過，但被元老院否決了。

鈔票此時跌價至百分之小數點五；所以一個金佛郎等于鈔票二百佛郎。當局決定不再加印鈔票，當另籌牠法。本來鈔票的數目一達到四百億，即當停止印刷。用銅板印刷鈔票的機器于一七九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人山人海的羣衆面前焚燬了，他們對於此舉，十分歡喜。不過當他們聽到卡苗斯向五百人院報告，說鈔票印刷的數目超過四百五十億，在市面流通的數目也有三百九十五億時，他們就不不高興了。印刷鈔票的數目超過法定額只有小小的五十億！自這個消息

傳出後，鈔票又跌至百分之小數點二五。

當局想確定國家現有的產業尙有多少。但關於此項產業的估計沒有一定的標準，且靠不住。牠對於此事真相只有一點模糊的影子。執政內閣竟不知道應當怎樣辦。牠對於救濟前城工人的困苦一事已不甚措意；分配麵包之舉也取消了。反之，牠對於一般倚賴家產討生活的人又力求予以幫助，因為他們的收入盡是紙幣，遂陷于困苦之中。當局認此等人的待救濟尙急于工人，這真是一個特點，然牠也不能幫助他們，因為軟弱的立法手段對於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的定律完全沒有效力。

執政內閣總是需錢使用，鈔票既不能夠再行印刷，必須另籌新法。牠經過長期的思索後，又想出一種新紙幣。

此事的本身並非不順利，因為當局算定國家還有八十四億沒有負債的產業

可以作新紙幣的抵押品。牠希望用新紙幣去驅逐完全沒有價值的鈔票。因此牠于一七九六年三月十七日發出所謂證券或土地證券。此等證券上面寫着『土地證券預約』，凡持此項證券的人可以依照一七九〇年的價格隨意購買國家的產業。一七九〇年的價格是依照產業出品量的二十二倍規定的。證券額爲二億四萬萬佛郎；其中的八萬萬佛郎應按百分之三，作爲收回在市面流通的鈔票之用。卡苗斯的報告如果正確，用八萬萬佛郎以百分之三收回鈔票，實覺不夠。政府應立即付出四萬萬證券，其餘的一億三萬萬應保障政府的前途。

當局以爲在鈔票充斥的嚴重壓迫中找着一條出路，故十分歡悅。牠簡直把此項證券作現金看待。但紙幣跌價的影響不能很迅速地由一種新紙幣掃去。一班商人對於證券非常懷疑，他們恐怕證券的數量又要超過作爲擔保品的國家財產的價值。街市上常是發生騷擾，因爲證券無人接受，甚至于因此引起劫奪的

事。當局曾希望用價值充足的證券去收回跌價至百分之三的鈔票，當可使之穩定。但證券自身的跌價也非常迅速，竟跌至百分之五。交易所發昏的投機對於這種證券的跌價也有幾分力量。

全部財政計畫既不成功，政府的困難愈增，收入愈少，信用愈壞，簡直沒有辦法。如果沒有非常的來源救濟這種難關，結局必定悲慘，而國家的破產也必定萬不可免。

這種來源畢竟找着了，因為青年將軍拿破崙此時在意大利正獲得光榮的勝利。他從意大利的王公取得軍事賠償，輸入巴黎政府的財庫，因此使牠的完全枯竭的財政得到一種救濟。

二 巴伯夫的詭謀

國民會議于葡萄月十三日的爭鬥中需用愛國縱隊，因此予業經打倒的民主派以幾分勇氣，而國民會議所頒發的敕令將一大批在囹圄中的恐怖主義者釋放了。他們與山嶽黨殘存的代表聯合一起。在第三年的憲法之下，結社一事雖很困難，但他們仍是冒險進行。巴伯夫此時露出頭角，他還是一個青年人，並且向來沒有什麼赫赫之名。他曾因偽造罪受裁判，但這種判決因為錯誤而被取消。自炎月九日以後，他因為是一個熱心的恐怖主義者，遂纏身囹圄，他在獄中認識意大利人博拉洛提（Bunarotti），博氏係羅伯斯庇爾的摯友，曾充國民會議的委員，因所謂越權的行為而被捕。又有在阿哈被殺的國民會議委員列鎊的秘書塔特也與他們互相結合。這三個人時常談論到用什麼方法去求人民的幸福。巴伯夫具有一種哲學的頭腦，他因此等談話的推動，形成一種社會哲學的體系。他曾對於國民會議說過，五百個空談的代表是否比一個君主要好些。

自繫獄的人被釋放後，巴伯夫在他的『人民論壇』（Vo'st'riune）報上即刻對執政內閣和統治階級作猛烈的攻擊。他在他的姓上面加一個『Grach』藉此表示他願為無產的國民奮鬥。馬哈特和羅伯斯庇爾的信徒以及各民主主義俱樂部和各革命委員會的會員馬上均集合在他的下面。但一般民主主義者旋即要感覺到他們的黨自最近的失敗以後，是過于弱小，不足以作為一種對抗政府的勢力。巴伯夫是一個堅決而勇敢的人，生平作事，毫無畏懼。他專門從事陰謀詭計，預備一種暴動。

一般民主主義者最初企圖在憲法所規定的嚴格的形態內組織一個俱樂部去達他們的目的。他們設立一個衆神俱樂部，而革命中一種細心考慮過的社會主義第一次在這個俱樂部表現出來了。執政內閣對於這個俱樂部加以嚴格的監視，牠有會員四千人，且能小心翼翼地忍痛遵守法律的規條。俱樂部中沒有

主席，也沒有祕書；並且不與其他黨會交通。雅各賓派人和一般恐怖主義者復以

牠爲集合所，這是勢所必至的。塔特在俱樂部中猛烈攻擊巴黎繁華社會的奢侈

生活，同時巴巴伯夫則在他的報上描寫人民的疾苦。他說，從前攻擊巴士提爾獄的

人現在不是啼饑號寒，就是在牢獄中嘗那鐵窗的風味。羣衆對於此事甚爲注意，

執政內閣恐怕引起更大的運動，特將新近取消的麵包與肉類分配的制度恢復起

來。羣衆因這種方法又安靜一時；然執政內閣遂乘機封閉衆神俱樂部。當局把塔

特一種激烈的演說詞作爲封閉俱樂部的實口，並且由拿破崙來執行。

但此舉並不能使一般民主主義者垂頭喪氣；他們只是由公開的俱樂部被驅

入陰謀詭計的黑暗中去了。他們既不能公開集會，即祕密地進行。巴巴伯夫爲警

察所苦，不得不隱藏起來，並且和馬哈特一樣，在祕密中發行牠的報紙。巴氏對於

經濟問題有許多的討論，他對於不知道組織，只知道殺戮與沒收的山嶽黨人，有很

多的爭執。巴伯夫是一個思想家，無論贊成或反對他的見解的人，一經詳細考察他的特別的性質，對於他必定發生興趣和敬意。他以為要除去民衆的疾苦和愚昧，才可以建立普遍的幸福。作史者對於他的形像表現得極不真切，總描寫他是一個粗暴的人，以為他受了粗率的唯物論的蒙蔽，要因一種不可能的平等的享樂去犧牲教育，文彩和自由。但大家對於他詳加考察，便覺得他完全是另一種人。

巴伯夫使他的學說體系適合于革命的現象，這是十分明顯的。沒有一個革命的政府害怕運用非法的手段，所以他和他的同志計畫一種暴動。一個秘密的公安委員會由七個委員成立，從事叛亂的陰謀，牠的徒衆在各區秘密工作。巴黎被這種組織的網子佈滿了。在工人區域也有些預備參加政變的分子，不過羣衆對於暴動不願過問，也無所希冀。然有一批免職的軍官參預陰謀，如霍恩格洛爾（Rossignol）費安（Feyn）脊曼和其他人等都在內，他們與軍隊有關係，並且確